

## 窗台上的猫



(视觉中国)

■王常婷

春天来了,闽南的草枯了又绿,树叶一边绿着一边偷偷地改朝换代,当你看到春雨后一地的落叶,才会惊觉,枝头摇曳的已非去年“叶”。比起钝感的人类,动物对春天的敏感甚至超过了诗人。且不提那些冬眠的生灵,寻常人家的猫狗也比平时欢快许多。

那日,小区物业管理员发了张照片给我,是从小区中庭拍的,困在我家窗台上的一只小猫,问:“是你家养的猫吗?”我才反应过来,这几天的猫叫声确实又近又频繁。因为我家楼层在二楼,一楼是架空层,草木茂盛,我就误以为是小动物们日常的寻欢作乐,弄出点声响是正常的。最好的方式是互不干涉,各自安好。不承想,我不犯猫,猫却逼上“窗”来,我请求物业帮忙将之驱离。联想起某些电影里暗夜里猫的

那对绿眼睛,此刻,它可能正隔着一层玻璃盯着我,不迷信的我也会起一身鸡皮疙瘩。物管很有分寸地答复:会尽力想办法,但是物业没那么长的竿子够到二楼阳台,建议业主从窗户赶,并且将猫待过的地方泼上肥皂水,猫闻不到它熟悉的气味,就会离开。

这等于是把皮球又踢给业主,我按照要求做了,发现,我这边窗台打开窗户赶,它就沿着二楼突出的台面跑,除了被封住的西面,整套房的东南北它可以窜来窜去,这是和人玩真实版的“躲猫猫”;至于泼下去的肥皂水,一会儿就干了,理论上有没有意义不知道,实践上对这只迷失窗台的猫毫无作用。

物业的回答很及时简略:如果都不起作用的话,那只能报119。

我不敢滥用119,正踌躇着,那边业主群却闹开了。

楼管在群里提醒业主们在小区

里不要投喂野猫,会导致小区野猫成患。爱猫人士则寸土不让:野猫饿了就会来小区翻垃圾堆,还可以帮忙解决鼠患。投喂只是让那些弱小者吃饱一点。爱动物也是爱人类自己。

我不是爱猫者也不排斥猫,可对于潜伏在窗台周边的这只猫我却爱不起来。既担心它一直待在高高的水泥板上会饿死了,却又不该投喂,也不敢打开窗将它迎进来。我只能继续在吵吵闹闹的群里潜水,在窗内静观野猫动态。

半夜里,又被一阵猫叫声吵醒。拿起手机想录一下这让人揪心的画面。却发现业主群里依然热闹:一位喝醉了的大叔,走应急通道,怎么走也到不了自家门口。原来那栋楼的两个应急通道一部楼梯只到双数楼层,另一部只到单数楼层,这位醉汉情急之中记不住楼层,又不换楼道,便怎么也找不到自家门口。“祖宗啊,谁来带我回家啊?”大叔在业主群里发了无数个视频和语音求人带他回家。等保安赶到,确定他所在楼层时,他已经徒步爬到了十几楼,在平时,就是祖宗也没法让他走那么多层楼梯。保安来了,也问不清他家房号,只能拍照,让家属报房号或者来领回。

原来人和猫一样,也都会有犯迷糊的时候。想起村上春树的名言: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,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,但它一直在那里,总会在那里。迷失的人迷失了,相逢的人会再相逢。不觉莞尔。

楼上楼下的猫还在你一声我一声地互诉衷肠,我放下窗帘,上床安心地睡着了。至于猫的去向,自有它的朋友们帮它操心,那是人类处理不了的。

那只猫不知叫了多少天,在我把它遗忘的时候,终于不叫了。何去何从,谁也不知道。

## 我爱吃鸡腿

■白水

前几天,一位同窗好友骤然发来消息,热情相邀小酌。我再三婉拒,他却不依不饶,拍着胸脯保证“有惊喜”,架不住这份盛情,又念及许久没逮着机会薅他羊毛,便索性应下。

落座后不久,服务员便端着砂锅款款而来:“一品龙凤汤来喽!”他口中的惊喜,莫非就是这锅汤?朋友不由分说拿起瓷碗,舀了一大碗递过来:“这汤鲜得很,保准你不会失望。”

不待我近前,香气早已扑鼻,靠近一瞧,碗里还卧着一只圆滚油亮的大鸡腿,裹油的汤汁顺着鸡腿优美的弧度缓缓滑落,浓郁的香气缭绕着整个包间。世间美味千千万,能让我翕动鼻翼、双眸发亮的美食,当属这炖得油光锃亮的大鸡腿。

思绪飘回到家里的餐桌,但凡家里炖鸡,两只鸡腿从来都是孩子们的专属,轮不到我分毫。内人总是先将那油光锃亮的鸡腿夹进两个小家伙的碗里。老大总爱装模作样地举着鸡腿冲我嚷嚷:“老爸,你吃

不吃呀?”话音未落,老二早已啃得满嘴流油,含混不清地说道:“老爸不爱吃鸡腿!”

真正能放开肚皮啃鸡腿的日子,还要追溯到小时候上学那会儿。那时的餐桌上,只要炖鸡上桌,母亲就会先把最鲜嫩、肉最多的鸡腿夹到我的碗里。我每次都啃得干干净净,连骨头缝里的肉汁都要嗦一嗦,才舍得把骨头放下。后来毕业工作,辗转奔波间,鸡腿竟渐渐从我的“专属菜单”里悄然隐退了。

曾有一次与鸡腿擦肩而过的经历,如今想来依然哭笑不得。妹妹出嫁后,按老家风俗,婚后第三天要由长兄接回门。我作为正牌长兄,自然责无旁贷,同行的还有我那堂弟。中午的宴席上,一盆热气腾腾的炖鸡刚上桌,我的目光便被牢牢勾住——盆中央赫然卧着两只肥硕油亮的大鸡腿!

我暗自窃喜:这下总算可以好好解个馋了。

在这样特殊的日子,鸡腿总该有我一份吧,我自然是不好意思伸筷去夹。这时,身旁的长辈忽然一脸郑重地开口:“按我们这里的风

俗,尊贵的客人必吃鸡胸肉,这是整只鸡最金贵的肉,得全吃完才行。”话音未落,两块白白净净的鸡胸肉便稳稳落在了我的碗里,而那两只诱人的鸡腿,转眼进了堂弟的碗中。我当场愣住,转头望去,堂弟正抓着鸡腿大快朵颐,满嘴流油之际,还不忘朝我投来一记戏谑的眼神。

无奈之下,我只能硬着头皮啃鸡胸肉,那肉又干又柴,嚼得腮帮子发酸,每咽一口都极费劲,好几次差点噎住。满桌的鲜香萦绕,却抵不过碗里鸡胸肉的“百般折磨”。

“发什么呆呢?开吃吧!”正当我对着碗里的鸡腿出神,朋友的声音将我拉回了现实。我回过神来,拿起筷子夹起那只鸡腿,轻轻咬了一口,熟悉的鲜香在口腔里弥漫开来……

这味道,与记忆里的味道完美吻合。这一次,尝出的不只是鸡腿的美味,更咂摸出在时光里沉淀出的烟火暖意与真挚情感。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日常,那些看似平凡的家常滋味,藏着动人的光阴故事,等待我们在蓦然回首间,细细回味。

## 养鸭记

■吴俊杰

小时候家里穷,母亲总想着法子给生活添点盼头,养鸭便是她琢磨出的门道。她在后院墙角搭了个简易鸭棚,几根歪歪扭扭的木头架着茅草,底下铺着干燥的稻草,那就是二十多只鸭子的家。

天刚蒙蒙亮,鸡还没打鸣,母亲就已经起床了。她先到灶房烧一壶热水,兑着凉水倒进大木盆,再从缸里舀出半瓢玉米粉,掺上切碎的青菜叶和麦麸,拌匀了就是鸭子的早餐。母亲的动作熟练,左手端着盆,右手拿着长柄木勺,“啵啵啵”地敲着盆沿,嘴里喊着:“啵啵啵,来吃食喽。”鸭子们听见动静,挤挤搡搡地从鸭棚里钻出来,黄的、白的、花的,扑腾着翅膀围过来,脑袋扎进盆里猛吃,汤汁溅得母亲裤脚都是,她也不恼,只是时不时用木勺把边上的饲料拨到中间,嘴里念叨着:“慢点吃,都有份。”

等鸭子吃得差不多,母亲便把它们往塘边赶,鸭子们“扑通扑通”跳进水里,欢快地游起来,母亲就坐在塘边的老榕树下,守着它们,手里还纳着鞋底,或者剥着刚从地里挖的花生。太阳升到头顶时,她便顶着烈日回家吃午饭。

傍晚时分,母亲又赶去塘边赶鸭子回家。她拿着一根长竹竿,轻轻吆喝着,把分散在水面上的鸭子聚到一起,赶着它们往家走。鸭子们一路上摇摇摆摆,时不时停下来啄几口路边的青草,母亲也不催,就慢慢跟着。回到家,先把鸭子赶进棚里,再给它们添上晚饭,然后就开始清理鸭棚里的粪便,换上新的稻草,忙完这些,天已经黑透了。

鸭子下蛋的时候,母亲更是上心。每天早上喂完鸭子,她都会钻进鸭棚,小心翼翼地把鸭蛋拣出来,用布擦干,放进柜子里的竹篮里。有时候鸭子会把蛋下在塘边的草丛里,母亲就沿着塘边一路找,哪怕只找到一个,也会像捡到宝贝似的乐呵呵的。

有一年夏天,下了好几天大雨,池塘涨水了。母亲担心鸭子被冲走,冒着雨去赶它们回家。雨水打湿了她的头发和衣服,顺着脸颊往下淌,她却顾不上擦,只顾着挥舞竹竿,把受惊的鸭子往岸边赶。等把所有鸭子都安全赶回家,母亲浑身都湿透了,却笑着说:“没事没事,鸭子都在就好。”

后来我进城读书,母亲也不再养鸭了。但每当想起小时候,总能想起母亲清晨敲着木盆唤鸭子的声音,想起她小心翼翼地捡鸭蛋时的模样。那些朴实的日子里,母亲用她的辛勤和汗水,养肥了一群鸭子,也养大了我,更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最温暖的回忆。



投稿邮箱:dznzbfgz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